

## · 文献考略 ·

《楚辞书目五种》补正十七则<sup>\*</sup>

孔志超, 陈 亮

(南通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虽经多次修订,但仍有不少疏漏之处。文章对照书中著录的底本,重新校勘,考订其中较为典型的讹误,分成讹文、脱文、衍文、倒文以及句读五类。整理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关键词:**《楚辞书目五种》;勘误;补正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136(2022)03-0089-04

Seventeen Supplements and Corrections of *Chuci Shumu Wuzhong*

KONG Zhi-chao, CHEN Liang

**Abstract:** Jiang Liangfu's *Chuci Shumu Wuzhong* has been revised many tim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numbers of omission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records in the book, this paper collates them again and examines the typical error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erroneous text, missing text, derived text, inverted text and sentence reading. It is necessary to put it in order to learn from the experts.

**Keywords:** *Chuci Shumu Wuzhong*; emend error; replenish omission

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一书,著录了汉代以来重要的楚辞著作,分类清晰,搜罗宏富,颇受学界好评。该书从起草到成书,历经三十年的修改,很见功力。但囿于时代条件,书中仍然存在不少错漏之处。咎亮《〈楚辞书目五种〉补考五则》<sup>[1]</sup>曾订正其中的5条讹误。除此5条讹误之外,笔者近期又发现一些问题,现将这些错误分为讹、脱、衍、倒以及句读考订五类,整理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 1 讹文订正

《楚辞书目五种》整理著作序跋过程中出现文字错误,兹参考对应版本加以订正。

(1)《楚辞章句》王逸自叙:“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扶节为贤。”(第20页第10~11行)

**今按:**王逸《楚辞章句》(明正德十三年刻本)作

“伏”<sup>[2]60</sup>。“伏节”意为“维护某种事物或追求理想而死”,语见《汉书·诸葛丰传》:“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sup>[3]</sup>前句谈“人臣之义”,“伏节”之义与之相符。因音近而讹,当据改。

(2)《楚词注略》闵亥生叙:“若《困知》《读易》二书,尤深诣理觉,非仅仅骚人之辞赋已也。”(第68页倒数第11行)

**今按:**周用《楚词注略》(清顺治九年刻本)作“解”<sup>[4]</sup>。前面所提两部书乃周用研读经典之所成笔记,是对经典的阐释、理解,以“辞赋”概括不妥。概受前“骚人”影响而误,应据改。

(3)《离骚草木史》自序:“袁孝尼痛饮读《骚》,不荒诞乎哉!予生不逢时,沉幽侘傺。加之严慈继背,风木为惨。又草莽孤臣,请纓无路,不胜血洒何地之感。”(第101页倒数第12~10行)

<sup>\*</sup>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欧美楚辞文献研究”(KYCX21\_3065)研究成果之一;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楚辞学史的基本分期与历史进程研究”(18ZWC004)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1-09-12

今按:周拱辰《离骚草木史》(清刻本)作“子”<sup>[5]</sup>。“子”指屈原。此句是对屈原身世进行概括,而非作者自己。因形近而讹,当据改。

(4)《楚辞灯》自序:“二书各有评释。而《蒙庄》以先竣枣梨。《骚》则或作或辍,其稿悉没于闽变烽火中。”(第126页第2~3行)

今按:林云铭《楚辞灯》(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作“灾”<sup>[6]</sup>。“枣梨”与“灾梨”意思相近,均代指刻书。然“灾梨”为谦词,意为“刻印无用之书,灾及用作书版的梨木”。“灾梨”用于称呼已作,更为妥帖。因意近而讹,当据改。

(5)《楚辞约注》曹同春序:“诗以通性情,三百篇之后,无能继之者。”(第131页序跋第1行)

今按:高秋月《楚辞约注》(清刻本)作“道”<sup>[7]</sup>。《庄子·天下》:“《诗》以道志。”<sup>[8]</sup>宋大儒朱熹提出“诗以道性情之正”,后明清杨慎、冯班、王夫之、黄宗羲等都主张此说。王夫之曰:“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sup>[9]</sup>黄宗羲言:“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sup>[10]</sup>“诗以道性情”渐成一说。因形近而讹,当据改。

(6)《屈辞洗髓》徐瑶跋:“嗟乎!《骚》传而《骚》理之不传久矣。叔父乃字刻之,句析之,逐节详疏之,更会一篇之旨而融贯之。语核而奇,理精而确。”(第138页第1~3行)

今按:徐焕龙《屈辞洗髓》(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作“剖”<sup>[11]</sup>。“字剖之”“句析之”互文,与后文“逐节详疏”呼应。“字刻之”则指刻字,与文意无涉。因形近而讹,当据改。

(7)《离骚辩》自序:“而徒因袭旧说,讹以传讹。甚至以求索为求贤君,且指求女数章为求大君,而不之遇。此竟将同姓世卿一腔热血,扫地无余。”(第140页序跋第5~6行)

今按:朱冀《离骚辩》(清康熙四十五年刻本)作“且指求女数章为求大君而不遇之比,竟将同姓世卿一腔热血,扫地无余”<sup>[12]</sup>。据前文句“后得紫阳《集注》,讶其无所剪裁,庞杂如故”可推知,此处批评对象为朱熹《楚辞集注》。《楚辞集注》云:“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宓妃、见佚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sup>[13]</sup>朱熹认为,求女数章是求贤君而不遇的比喻。作者于此引用。姜氏所录,误认“比”为“此”字。为求句于通顺,又将前句“遇之”二字颠倒,应据改。

(8)《楚辞新注》自序:“将杨帆破浪,问江介之遗风,与所谓两东门首。不果。”(第176页第12~13行)

今按:屈复《楚辞新注》(清乾隆三年刻本)作“扬”“者”<sup>[14]</sup>。“杨”“扬”通。“江介之遗风”以及“两东门”,均出自《九章·哀郢》篇:“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sup>[2]</sup><sup>143-144</sup>“东门”指的是郢都东城门,“门首”为不词,没有意义。“者”与“所谓”构成句式,用以连接。因形近而讹,当据改。

(9)《屈骚心印》夏大霖注书后:“昔《学》《庸》之经传兮,初断续以为章。逮紫阳斯条理兮,乃意贯于微茫。凡有解而精密兮,宜学人之从事。所即《骚》而印之兮,与其道之纯至。”(第186页第17~19行)

今按:夏大霖《屈骚心印》(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作“王”<sup>[15]</sup>。“道之纯王”即纯正的王道。夏大霖认为,《离骚》接续了《大学》《中庸》的传承,彰显了屈原的仁政思想。“至”则无意。因形近而讹,当据改。

(10)《屈辞精义》略例:“古今从无闰秀注《骚》者,康熙庚寅,有练湖女子姓陈名银者,注《楚辞发蒙》五卷。‘自予垂髫,口授《楚辞》二十五篇,曾遍阅汉、唐以下三十一家评本,而嫌其重复拖沓,荒淫鄙琐,可憎可厌。’”(第214页第12~14行)

今按:陈本礼《屈辞精义》(清嘉庆十七年刻本)作“序”<sup>[16]</sup>。此处讲述练湖女子陈银注书之事,而非《屈辞精义》作者陈本礼自己。“予”为第一人称代词,所指失当。因形近而讹。为句通顺,又以引号将句引出,误。应据改。改后引号当去,句读也应作调整:“古今从无闰秀注《骚》者。康熙庚寅,有练湖女子姓陈名银者,注《楚辞发蒙》五卷。自序垂髫口授《楚辞》二十五篇,曾遍阅汉、唐以下三十一家评本,而嫌其重复拖沓,荒淫鄙琐,可憎可厌。”

(11)《楚辞品》潘之恒序:“太函公仕楚,托以自况。岂亦有缥缈之思乎!余从象舆索之入谱,倘亦附景差《大招》之义,将求湘夫人以求云中君于寿宫,度焱举而来下,以慰余思也。”(第403页序跋第2~4行)

今按:汪道昆《楚骚品一卷》(清顺治三年刊本)作“太函公仕楚,托以自况。……将属湘夫人以求云中君于寿宫,庶焱举而来下,以慰余思也。”<sup>[17]</sup><sup>21385</sup>“太函公”

指汪道昆。汪道昆曾刻印过自撰《太函集》120卷<sup>[18]</sup>。“将属湘夫人以求云中君于寿宫，庶焱举而来下”化用《九歌·云中君》“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sup>[2]69-70</sup>“属”与“嘱”通。原文“求”盖受后“求云中君”影响而误。“庶”与“度”字形相近，均有推测意，但前者更有“期望”之意，与后“慰余思”相合。原文中“焱”当为“焱”误字，当据改。

另：此书名作《楚骚品》，《楚辞书目五种》作《楚辞品》，应改。

且此书版本曰：“‘河伯’前增‘三闾大夫’一筹。”<sup>[19]403</sup>经查，《河伯》篇位于《三闾大夫》篇后<sup>[17]21388-21389</sup>，应一并改正。

## 2 脱文补正

《楚辞书目五种》整理著作序跋过程中出现文字脱漏，兹参考对应版本加以订补。

(1)《离骚经订注》赵南星跋：“楚之臣尤利怀王之易欺，而用之媚秦，以苟终身之富贵。不用则诸臣当失富贵，袖当失宠。是以必不能容。屈原以同姓之臣，坐视宗国之败亡，不得出一言，虽沈江不亦可乎。”（第71页第1~4行）

今按：据《离骚经订注》（明万历四十一年刻本），应作“楚之臣尤利怀王之易欺，而用之媚秦，以苟终身之富贵，不顾社稷之倾覆；内复有郑袖相与愚弄其君。屈原用则诸臣当失富贵，袖当失宠，是以必不能容”<sup>[20]</sup>。前句“楚之臣尤利怀王之易欺，而用之媚秦，以苟终身之富贵”与是句表面虽构成一定联系，实则不通。从语法角度看，是句“诸臣”多余。后“袖当失宠”突兀。“是以必不能容”，臣对王，不当。意为屈原如果得到任用，则楚国的奸臣们就会失去富贵，郑袖会失宠，因此他们必定容不下屈原。“不”与“用”之间缺十九字，应据补。

(2)《楚辞节注》张弈枢序：“朱子因王氏《章句》及洪氏《补注》，定为《集注》八卷。大义阐幽，思意深远矣。”（第178页序跋第7行）

今按：姚培谦、刘维谦《楚辞节注》（清乾隆六年刻本）作“明大义，阐幽思，意深远矣”<sup>[21]</sup>。原句“大义阐幽”，“大义”为名词，“阐幽”为动宾短语，本无法组成一词，所表达意思更是不明。因脱“明”字，姜氏断句受影响亦误，当据改。

## 3 衍文删正

《楚辞书目五种》整理著作序跋过程中出现文字衍误，兹参考对应版本加以删订。

《离骚集传》附孙延画兰题识：“其所画两丛，以山谷所云‘一千一花而瓣香有余者兰；一千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证之，则兰蕙可分辨也。”（第64页第13~15行）

今按：钱杲之《离骚集传》（宋刻本）作“一千一花而香有余者兰”<sup>[22]</sup>，句中“瓣”字衍。此句出自黄庭坚《书幽芳亭》：“兰蕙丛生，初不殊也，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千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sup>[23]</sup>“华”与“花”通。此处当受前“花”字影响而衍，当删。

## 4 倒文乙转

《楚辞书目五种》整理著作序跋过程中出现文字颠倒，兹参考对应版本加以乙转。

《楚辞考异》自题：“然毛刊洪氏《补注》本，出自宋槧，尤为近古。《补注》以前，恒列异文，盖属宋人校记。于博考众本外，恒引《史记》《文选》异文，亦间及《艺文类聚》。宋代之书，斯为昭实。惟是汉人所引，文已互乖。六朝以降，异本滋众。”（第308~309页第1~2行）

今按：刘师培《楚辞考异》（民国二十五年刻本）作“注”<sup>[24]</sup>。“恒注”与前“恒列”呼应，凸显正异之别。“引”字意则稍乖，正异区分不明，且与后文重复。“引”字为下行之字，盖先生抄稿时目移致误，应据乙正。

另，姜先生录此书版本作“民国二十四年宁武南氏校印本”，不确。经查，此套丛书首册扉页题“中华民国廿三年宁武南氏校印，廿五年印成”<sup>[25]</sup>，故当为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校印本，应改正。

## 5 句读考订

《楚辞书目五种》整理著作序跋过程中出现标点错误，兹参考对应版本加以订正。

(1)《楚辞新注求确》凡例：“屈子一书，虽及周流四荒，乘云上天，皆设想寓言，并无一句说神仙事。虽《天问》博引荒唐，亦不少及之。‘白蜺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

系汉人所作。可知旧列为原作,非是,故摘出之。”(第239页第4~8行)

**今按:**此处疑问句仅有问而没有应答,下句转说他文,前后逻辑不通。应作“‘白蜺婴茀’,后人虽援《列仙传》以注,于本文实不明确。何《远游》一篇,杂引王乔、赤松,且及秦始皇时之方士韩众?则明系汉人所作。”凡例认为,屈子书中没有一句说神仙的事情,《天问》也不例外,而《远游》中出现多处有关神仙的故事,以及秦始皇时的方士韩众,故得出结论:《远游》不是屈原的作品。

(2)《楚辞新注求确》凡例:“《九辩》以下十五篇,乃原弟子宋玉、景差辈及汉诸人之辞,有为原而作,有不因原而作。要皆最先衍是体而学之者,故仍旧本,附为《楚辞》之后。学者益繁,代有佳篇,或已经前人删去,或别为文苑采辑,莫可胜载,不必广罗,恐喧宾之夺主也。”(第239页第12~15行)

**今按:**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清嘉庆二十五年务本堂刻本)作“要皆最先衍是体而学之者,故仍旧本,附为《楚辞》。自后学者益繁,代有佳篇”<sup>[26]</sup>。句中加点“之”当为“自”,因音近而讹。“自后”指的是自宋玉、景差及汉诸人之辞后。姜氏断句,“学者益繁”前缺少状语,导致前后语句不通,当据改。

#### 参考文献:

- [1] 晔亮.《楚辞书目五种》补考五则[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3):16-20.
- [2] 王逸,黄省曾.楚辞章句[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 [3] 班固,颜师古.汉书:第1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3249.
- [4] 周用.楚辞注略[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3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254.
- [5] 周拱辰,朱骏声.离骚草木史[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4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2014:214-215.
- [6] 林云铭.楚辞灯[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4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422.
- [7] 高秋月.楚辞约注[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5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333.
- [8]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908.
- [9] 王夫之.古诗评选[M]//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4册.长

沙:岳麓书社,1996:1440-1441.

- [10] 黄宗羲.马雪航诗序[M]//黄宗羲.梨洲遗著汇刊:南雷文约:卷四.线装排印本.上海:时中书局,1910(清宣统二年).
- [11] 徐焕龙,佚名.屈辞洗髓[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4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600.
- [12] 朱冀.离骚辩[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4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456.
- [13] 朱熹,杨讷庵.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2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186.
- [14] 屈复.楚辞新注[M].刻本.1738(清乾隆三年).
- [15] 夏大霖.屈骚心印[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5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32.
- [16] 陈本礼.屈辞精义[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6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53-54.
- [17] 汪道昆.楚骚品[M]//吴平,回达强.楚辞文献集成:第30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 [18]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M].济南:齐鲁书社,1999:275.
- [19] 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0] 赵南星.离骚经订注[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3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583.
- [21] 姚培谦,刘维谦.楚辞节注[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5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305-306.
- [22] 钱杲之.离骚集传[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3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2.
- [23] 黄宝华.黄庭坚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43.
- [24] 刘师培.楚辞考异[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1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267.
- [25] 刘师培,钱玄同,南桂馨.刘申叔先生遗书[M].校印本.南京:宁武南氏,1936(民国二十五年).
- [26] 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M]//黄灵庚.楚辞文献丛刊:第58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351.

#### 作者简介:

孔志超(1997—),男,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陈亮(1981—),男,博士,副教授,任职于南通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